焦氏類林

焦氏類林卷之四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幹局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呂氏春秋

楚人伏兵東乾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

少府主簿持璧即給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耆既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今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未可爲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徇常以爲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矯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

信一時之俊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祖珽爲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一遺失

孔覬醉日甚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醒醉

徐紇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

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

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殺一漢何若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逆史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巳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
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
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
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晏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
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
握句檢出納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
輕出一言晏始為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
乃千餘萬緡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喑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南唐書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 王清臣塵史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内殿時仁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需也廼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即上馬去 朱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諲將歸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幕客張少

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伎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伎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廄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

實寒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

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漫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客語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趙南仲葵父方宣宗時爲荊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以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以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為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鑼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為後鎮時湯東野適為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

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
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偽詔也[illegible]又以告
曰是則其可宜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illegible][illegible]卒徒急
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
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赦而陰取
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
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
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决大計朱文公集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
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用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

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

粟物賈大昻泉溢於市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縋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賞譽

留侯贊尼父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　道書洞天集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說苑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

留侯七世孫張讃字子卿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文士傳

伏湛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王公子問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論衡○陽城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聖之才者也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抱朴子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語曰素車白馬繆文雅皇甫謐達士傳

荀季和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宛康知名士也時為潁陰令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八人遂改所居曰高陽里張璠漢記

桓彬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

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辯隆從寵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華歆靈帝時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　魏略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孔融家傳

張紘與孔融書言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玉琱磨益光不足以損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顧雍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

以名與卿故雝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雝所歎江表傳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幹著中論二十篇辭義典雅

沈友字子正才辯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每所至眾人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張勃吳錄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為賓客爾時禰衡來遊京師訾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

日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典略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爲刺史日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目王仲宣爲泥下潛蛙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肸也、通語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數述足下不去口實

鍾元常言顏子既没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爲然

梅陶謂曹識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於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樓船長嘯神氣甚逸丞相

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謝鎮西尚與羅君章爲方外之友常稱之曰羅君章
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
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
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
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張茂先重成公簡宗舒曰公簡淸靜比楊子雲默識
比張安世

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分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

周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伯仁將袪舊風清我邦族矣晉陽秋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別傳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淸 中興書

蔡克東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梅子

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 顧榮書

賀循論楊方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胷臆乃是一

國所推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
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賛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
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辟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
枝葉扶疎
蕭思話從宋文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
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
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籍甚
袁粲每經傅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

人斯在豈非名賢、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㥄後至一坐無
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如洪鍾響
胷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謂叔源風韻為高
目望蔡蕭蕭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illegible]日
王令明素不與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辨博辭
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
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

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女曹視此人纖瘦懦弱手不能彎弓轉矛其胷中所懷踰於兵甲

文宣啓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楊愔每謂元文遙云堪解穣侯印者必此人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謝舉稱柳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玆

隋文每問羣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龐晃等前後短高熲帝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摩瑩皎然益明

韋祖征問弟子敘女自謂何如王憕杜惲敘謙不敢對祖征曰女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女逮也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

攫鳳峙鵾梟之内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眞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讃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王士源浩然集序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説 揆嘗爲入蕃會盟使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致仕居東都壯司

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說擇曰若道門戸門戸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羈悴看卿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爲用耳

崔氏兄弟六人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題所居曰德星堂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邠郾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

畢誠爲翰林學士時河西羌擾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齋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品藻

呂氏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尸子云墨子貴兼孔子貴仁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

子貢虛料子貢別

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楊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武帝謂東方朔顏淵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 淮南子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

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毋變益上 說苑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 鶡冠子

漢桓帝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三人孰先後蕃答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所謂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立傑出故當爲先

曹操曰袁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

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佰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劉寔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志

顏邵嘗與龐士元宿語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淸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効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盧欽論

劉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持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

張惠恕少修節操吳主問群臣曰溫當今與誰爲比

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榮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巳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以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語林

吳宣太子妙選官屬東宮號多士使侍中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

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南陽羊道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疎子默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以道爲知言 吳志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顧榮上瑯邪王牋

范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吳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偉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明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晉蔡洪與周浚書

桓溫云顧長康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宋文帝文章志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

直

邢廣曰盧詢祖有規檢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

王橋蓬蒿不翦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

已死裴爲更生

陳武與諸將晏㸑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

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

暗狎於小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收其拙周侯不擇

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

厭輕佻而肆志率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陵
顏轢謝合任吐沈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
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
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
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
霑四海自與羲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
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
鹽酒故與卿同味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

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慍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

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内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煬帝爲太子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對曰楊素猛將非謀將擒虎鬬將非鎮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曰然則大將爲誰弼曰惟殿下所擇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朝野僉載

李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德

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誥人心穎士當以
中古易今世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
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
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
屈使當廢興去就一死一生間而後見其節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對曰張載
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晁氏客語

夙惠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
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

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疑獄集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後漢書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桓驎伯父烏官至太尉驎十二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驎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即應聲答云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余惷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文士傳

濟北汜昭戴祈徐晏夏隱劉彬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人號爲五龍 濟北英賢傳

頴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孚問荀住處

對曰僕住中甘里子曰何為住城南此有四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子無以對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鎚信非虛也 伽藍記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匱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感由是顯名 陶靖節集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

取大鏡着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異苑]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管公明年十五、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横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通辨能言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弼別傳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 唐丁用晦序云學懸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士龍儒雅有俊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楊烏之儔也 陸雲別傳

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車頻秦書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于心問者慙服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曰毋不宜受伯軌財軌

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嘗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

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内外呼爲聖小兒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愛異之以四函銀列

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

伯不應度及諸孫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

如字景裕不能答

或攜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遥時年十餘一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笑曰郎子姓虞後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

謝貞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顧歡六八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

賈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之愔頹然獨坐季父暐適入學館見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竹遂爲愔於林邊别葺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

饌以飯焉因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兄星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巳是我家龍文更十年後當求之千里外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葛衫客戲充

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客大嗟賞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既未差眠亦不安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注云鄅人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勸之豐寧傳

李泌年九歲賦詩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吾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邪但為詩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為妙後為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

齡九齡感悟呼爲小友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言爲法諸老驚歎目爲奇童

警悟

王烈字彥方國中有盜牛者主得之對曰我邂逅迷惑子既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烈聞以布一端遺之曰恥惡則善生故賞之閒年之中行路父老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項之父老復失劍於路有行人守之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代搢人也父老以告烈乃昔盜牛人也先賢行狀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左臂鷹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騖嗜慾蠱惑

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聣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之至也王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閑此不少遣乎 飛燕外傳

邵員與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温朱據會稽言竟日温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員聞而

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爲愧 會稽典録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着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王懐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于昔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王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虎假書研習聞見日優